



濁水溪畔的沙丘鶴

● 呂昇陽*

《詩經·小雅·鶴鳴》云：「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毛《傳》釋：「皋，澤也。」鄭《箋》云：「九，喻深遠也」。所以鶴鳴九皋，其義乃謂有鶴鳴於曠野的水澤深處。二句合觀，毛、鄭皆認為有「賢士雖隱居，人咸知之」之喻。所以自漢以降，鶴便有仙風道骨與閒雲野鶴的文化意涵¹，文化上的鶴，浸淫久矣，可是因台灣本無鶴，所以我一直無緣一睹牠的風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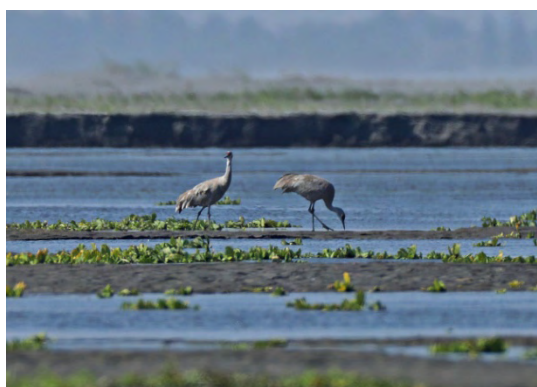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¹ 鶴，作為中國文學、繪畫創作的藝術對象，最多的是「丹頂鶴」一類。

2020年初春，濁水溪畔意外的出現一對沙丘鶴，此事非同小可，這是台灣野鳥史上第一次有沙丘鶴造訪的明確紀錄，身為一個鳥人，一個鶴的思慕者，又豈能不去朝聖。為了追鶴，生平第一次造訪雲林縣竹塘鄉，而當我站上了濁水溪竹塘段的河堤時，映在眼前的是毗連的農田，根本看不到濁水溪的河道，原來還要自堤防下切，一路往南穿越阡陌，涉過一處激流，深入迢迢的荒野，然後才能抵達真正的濁水溪畔。所以雖然我清晨即從台南出發，卻因摸索路徑而遷延到上午十點半才來到可以遙望沙丘鶴的崖岸。

以前在職念博士班時，常搭高鐵往返台北、台南，也因此常從高鐵的視角看濁水溪；這攤在我眼前的所謂全台最長的大河，除非夏季暴雨，否則總是潺潺細流，若斷若續，著實叫我訝異。原來美麗的集集攔河堰竟種下了濁水溪下游因流量劇減而導致河床沙質化的惡果，如今北風一吹，河沙滾滾猶如沙塵暴。可是漫天的風沙卻掩不住竹塘段的水草豐美，有在地的鳥友說，從這裡到自強大橋是濁水溪下游最美、最有生機的一小段了，它因此吸引了珍禽異鳥至此，也吸引了生長自曾文溪南岸的我有實地踏查、涉足濁水溪畔的機緣。

人立溪埔曠野，鶴隱遠渚長草中，果然符合沙丘鶴「常匿藏在灌木和較高的草叢中，僅將頭部和頸部伸出於灌叢或草叢的上面」的特質。溪畔守候，約半小時之後，終於見牠逐漸走出長草區，透身在沙丘上從容的行踏與覓食²，此與一般鸕鶿科水鳥的



促急不同，很是有仙禽的風範。韶光在牠們優雅的舉首投足中緩慢流逝，而我的心情與快門也終於不再躁動，當我暫停了拍攝以後，沙丘鶴也就從相機方寸的視窗中釋放了出來，重新徜徉在天光雲影的一流清淺中。對於這兩隻「主要存在於北美和東西伯利亞，冬季遷徙至美國西南和墨西哥中北部」的沙丘鶴，我在遙望

之餘也不禁的思索著牠們的處境，既然偏離通往世居棲地的航線而來到台灣，那麼這裡的風土與飲食可還習慣？可能是因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我總覺得鶴屬是與仙人、

² 觀其啄食的動作，可推知牠此時主要的食物來源應是濕地上的昆蟲與植物的地下嫩莖。



高士息息相關，「鶴在傳說中是神仙的坐騎，也是長壽的象徵」，松鶴延齡，閒雲野鶴，也因此造就唐宋文人愛鶴的風氣，唐代白居易有養鶴、送鶴、失鶴詩，宋代林和靖「梅妻鶴子」的故事更是經典。然而在美洲文化裡的鶴似乎並沒有太多與人相親的意象，鶴就是一隻單純的野地生命，甚至是某一野地得以展現特色的「魂魄」，李奧帕德《沙郡年記》³有云：「這些沼澤的最終價值在於它們是野地，而鶴是野地的化身。」至於沙丘鶴，李奧帕德更認為牠是「所有活鳥當中最狂野者」，崖岸凝望，李奧帕德的鶴之狂野說是很難與我的眼前景相呼應的，但是在《沙郡年記》中他卻彷彿預言的說中了這一對蒞臨台灣的沙丘鶴的處境，他說，「沙丘鶴在那兒，顯然是因為牠們迷戀著孤獨」，在北美族群龐大的沙丘鶴，是因頓悟到孤獨的美好才毅然攜佳侶而避世的來到台灣浪遊嗎？

午后，牠們終於停止了覓食，開始昂首顧盼，盱衡四方，繼而往北婆娑起飛，接著又大幅度的迴向上游的方向，迫近的，清晰地，從我眼前低空掠過，然後便展翅高飛天際；怦然心動之餘，我也因此領悟到劉禹錫〈秋詞〉所謂「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的意境。

鶴的離去，讓人有機會放下執著的遮蔽，開放的瀏覽此段流域的風光；而鶴的轉徙，則讓追鶴人有機會踏察溪畔不同的區域進而觀照此處人文經濟地理的特性。

歲末初春之際，太陽西斜的很快，才下午四點多，大地已經染上了夕照的顏色。



屬於大型涉禽的沙丘鶴除了喜歡駐足流連在濁水溪的沙洲，有時也會飛落溪埔上廣袤的瓜田，因為荒野的淺層表土中昆蟲甚多，尤其是才經農人翻土整地過的新瓜田。在台灣中南部，每一條大河溪埔上的瓜田都有屬於自己的風格，濁水溪畔的瓜農



³ 阿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著，吳美真譯：《沙郡年記-李奧帕德的自然沉思》，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8年。本文所引之原文，分別見頁150、頁217、頁153。



習慣在整地後，種瓜前，先種上一排排的枯稻稈，以作為新瓜苗的擋風牆。於是當沙丘鶴在向晚又再度現身東方的瓜田時，牠灰中帶赭的羽色與枯稻稈的黃彩，便在夕照金光的籠罩下，催化下，交融出一份和諧的暖色調。然而這也是一天中最後的輝煌，當白鷺鷥已經連翩的沿著河道歸去牠們的鷺鷥林時，沙丘鶴也鼓翅而起，循著濁水溪的河道，映著粼粼的波光，再度飛往下游那處可供藏身夜棲的芄芄洲渚。

